

邱吉爾眼中的希特勒 (二)

李華苓

歐洲大陸局勢逆轉

美國特派的無駐在國大使台維斯，曾經打電話給法國總理泰狄歐，請他立刻從巴黎到日內瓦來。那曉得白魯寧真是不幸，泰狄歐已經得到了其他消息。這時施萊赫正在柏林大事奔忙，並且不遲不早剛剛先一步警告法國大使，叫他不要和白魯寧談判，因為白魯寧馬上就要下台了。或許泰狄歐對於『軍備平等』方案關懷到法國的軍事地位，因而不願談判，亦未可知。不管怎樣，泰狄歐到底不曾到日內瓦來，而白魯寧却於五月一日同返柏林。在這樣一個時際，白魯寧竟兩手空空的到了柏林，這便是他的致命傷，為應付德國內部感受威脅的經濟崩潰，還得需要非常的，甚至拼死的手段來對付。白魯寧這個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經沒有相當的力量來實施此等手段了。白魯寧在一九三二年五月足足奮鬥了一個月，而同時泰狄歐於變化無窮的法國議會政治中，亦被赫里歐取而代之。

新法國總理宣布他本人準備商討日內瓦談話中的方案，道威斯便奉命催促德國總理迅速向日內瓦，不容遲延片刻。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晨

，白魯寧接到這個電報，但是此時施萊赫的努力，已告成功。與登堡聽信人言，決定解除白魯寧職務。就在這一天的早晨當中，於美國的邀請電報以及電報中所代表的一切希望和輕率舉動，到達白魯寧面前之後，他知道他的命運已經完結；到了中午他便自動辭職，以免正式明令免職。在戰後的德國，最後一個使德國人民享受平安和文明憲政幸福的政府，就此告終了。假使沒有施萊赫的陰謀和泰狄歐的延誤，則協約國對白魯寧所提的建議，當然定已把白魯寧救了轉來。現在這些建議，就該和先前不同的政府以及不同的人物來討論了。

一九三一年普選結果所產生的政府，從表面上看是英國紀錄上最強而實際上却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麥唐納脫離了他畢生從事於創設的工黨，雙方都抱着極端憤慨的心理。他的政府名義上雖稱舉國一致，却由保守黨人佔多數，此後他就在這個政府的羽翼之下優游卒歲。鮑爾溫寧取實權，不在乎形式，退隱成為幕後操縱人物。外交部一職由西門爵士擔任，他是自由黨中一派的領袖之一。張伯倫擔任政府國內的主要工作，他不久即繼斯諾登任財政大臣，工黨因未能解決金融的

危機，大受詬病，在選舉中慘遭打擊，於是由極端和平主義者藍斯伯雷負領導之責。在這個政府的近五年期內，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止，歐洲大陸的整個局面逆轉了。

新議會第一次集會時，政府要求對他們的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關於這個問題，邱吉爾提出下面的修正動議：

『茲議決以上政策不得使本院同意在印度訂立一照威士特敏斯脫法令所規定的自治領憲法……此際，任何印度自治的問題，都不得侵害議會維持印度帝國和平秩序與良好政府的職責。』

這一次邱吉爾發言長達一點半鐘，大家都聚神傾聽。但關於這個問題，也如後來對於國防問題一樣，無論他說些什麼，總不能使局面發生些微的變動。英國人已經順着這條附帶的東方的路徑，達到了可怕的結局：幾十萬的可憐人民，原只期望在和平與公道的情形之下，謀取生活，却在陷於屠殺之中。邱吉爾向各黨愚昧無知的議員說：

英國的權力一時渙解了後，同教與印度教徒的舊有仇恨，就將重行復甦，變本加厲

，更為惡毒。關於這種仇恨之心，大家是很難想像得出的。在印度，一生比隣相居的暴衆，在這種仇恨情緒之下，可以如中瘋狂，互相殘殺，親手把男女老幼撕成粉碎。自從英國被認即將失去其把握，相信只要提出要



希特勒（圖左第三人，揮揚右臂者）一九三七年時在慕尼黑一項德國藝術預展中發表演說，激烈反對「墮落的畫」。希特勒青年時期曾經靠賣畫維生，他說：他喜歡「感情主義的畫」。

求，即可使英國退出，印同關係的惡化，是一百年來所未曾有過的。

邱吉爾在議會應接室中，僅能徵集得四十多名同志，與下議院中三黨全體議員對抗。這正是下坡路上一個不幸的里程碑。

「我再用不到你們了！」

同時全德國在騷動之中，重大的事件紛至沓來。

自從一九三二年五月白魯寧內閣下台後，一年中發生過許多事。巴本和熱中政治的施萊徹將軍，過去曾想憑機詐和陰謀來統治德國，現在他們的時間過去了。繼白魯寧任總理的巴本，希望取得與登堡周圍親信和國會內極端民族主義派的擁護，統治全國。七月二十日他採取一項有決定性的步驟，普魯士的社會黨政府被迫去職。普魯士總理曾表示非用武力，他決不屈服，他得到的答覆是：『你要多大的武力？』說完便把他從桌子上拖走了，但巴本的對手正在積極圖謀奪取權力。照施萊徹的打算，他可以利用躲在希特勒蒸蒸日上的權力與名字背後，突然打入德國政治中的潛伏黑暗勢力，作為奪取權力的工具。他希望使希特勒運動，成為德國陸軍的一個馴服的僕人，並由此而使兩者都歸入他的掌握。施萊徹與納粹衝鋒隊領袖羅姆，自一九三一年即已開始發生接觸，至第二年更加擴大，使施萊徹和希特勒本人之間發

生了確切的關係。似乎祇有巴本，和與登堡對巴本的信任，把他們取得權力的路徑阻塞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希特勒奉總統統召到了柏林。更上層樓的時機似乎就在眼前。這位領袖背後有一千三百萬德國選民的支持，他必定要求在政治中分占重要的地位。當時他處的地位和向羅馬進軍前夕墨索里尼大致相同。但巴本並沒有理會意大利最近的歷史；他既有與登堡的支持，並無辭職的意思。高年的元帥接見了希特勒，沒有發生良好的印象。『那個人想做總理？我可以委他做一個郵政局員，他可以在印有我肖像的郵票上打戳子！』希特勒在宮廷的圈子內，沒有像他競爭者所有的勢力。

在國內龐大的選民，浮躁不安，徬徨無主，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德國全境舉行一年內第五次的選舉。納粹在選舉中失勢，其席次由二三〇席減至一九六席，共產黨相對佔有優勢。希特勒講價還價的實力因此削弱。也許施萊徹將軍可以完全用不到他了。施萊徹獲得與登堡顧問者圈子的贊助，於十一月十七日巴本辭職後，繼任總理。但結果發現新總理幕後拉線的本領，強於公開執政的能力。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民族主義者現在聯絡起來，一致和他為難；而共產黨一方面在街上和納粹黨打架，一方面用罷工和政府鬥爭，更幫助使他無從統治，巴本運用他個人對與登堡的影響力量。把責任和職位的擔子推到希特勒身上，和他成立和解，畢竟不失為一個最好的解決方式？與登堡最後勉強同意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希特勒就職為德國總理。

這位主宰者的辣手，不久便伸到所有反對新秩序者的身上。二月二日德國共產黨的一切集會和示威皆遭禁止，德國政府開始在國內各地搜查共產黨祕藏的軍械。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形勢到了頂點。國會的建築忽然失火，褐衫隊、黑衫隊、以及其他附屬的隊伍奉命出動。一夜之間有四千人被捕，包括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在內，這些措置，由時任普魯士內政部長的戈林負責辦理。它們成了準備未來選舉的事先布置，和保證了新政府最大敵人共產黨的失敗。組織選舉運動是戈倍爾的工作，他是兼具技巧和熱誠的人。

但在德國國內，仍有許多嫌惡、頑強或積極反對希特勒運動的勢力。選舉的結果，共產黨獲得八十二席，許多人在徬徨痛苦之餘，都投了他們的票；社會民主黨得到一一八席；巴本和胡根堡得到五二席。與之相對，希特勒獲得一千七百三十萬票二八八席。希特勒用盡了種種陰謀詭計，於是在德國選民中得到這個多數。他佔有二八八席，其他各黨加起來合計二五一席，他僅佔有三十席的多數。如照文明的憲政政府平常程序，這樣龐大的反對派，在國內一定可以有極大的勢力，受相當的尊重。但在新的納粹德國，少數黨當時立刻就領會到，他們是沒有權利可言的。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波茨坦與腓特烈大帝墓相近的駐地禮拜堂內，召集第三帝國的第一屆議會。議堂內列席的，有象徵德國實力綿續的軍部代表，希特勒衛隊及衝鋒隊的高級官佐，以及再起德國的新貴。三月二十四日，議

會多數壓倒和脅服了所有反對派，以四四一票對九四票通過把全部緊急處置權力，授予希特勒，以四年為期。議決案宣布時，希特勒朝向社會民主黨的席次叫着：『我再用不到你們了』。

在選舉的緊張中，歡欣鼓舞的國社黨隊伍，在柏林的通衢作火炬游行，走過他們的領袖面前，行異教式的致敬。

這一種長期的鬥爭，是外國人、尤其那些未曾嚐過戰敗痛苦滋味的人所難於理解的，希特勒最後來了，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希特勒從失敗的深淵，喚起了潛伏在歐洲這一個人數最多、最動勉、殘酷、矛盾和運氣不好的民族心中的暴厲的怒餘。

他用咒語召來了一個貪滅一切、以人為犧牲的可怕的火神偶像，他成了偶像的祭師和化身。

希特勒以超乎想像以外的殘酷和凶暴，計劃出種種仇恨與虐政的機構，並使這種機構益為精密。總而言之，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正在武裝之中。

邱吉爾呼籲建設空防

當德國正發生非常變化之時，麥唐納，鮑爾溫的政府，却迫於財政的危機，覺得在若干時期內仍必須把已嫌貧弱的軍備，再加大事削減和限制，而對於歐洲方面令人不安的徵象，則一貫的不聞不問。麥唐納和他的保守黨自由黨同僚，熱心努力於使勝利者的軍備，縮減到和凡爾賽和約強迫戰敗國接受的程度。他們曾在國際聯盟和所有其他公開的路徑，提出了一連串的提議。法國

方面，雖然它的政治狀態仍在無特殊重要意義可言的流動變化之中，却強硬地堅執維持法國的陸軍，作為法國的生活和它的整個聯盟制度的中心和支持點。這種態度，在英美都受到抨斥。報紙和公眾的意見，都不是根據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但逆流是十分的強大。

一九三二年五月英國各黨在下院中對裁軍的美德大吹大擂之際，外交大臣提出了一個新的方式，把武器加以分類，分成爲應准予保持和應予廢止的兩類。他把這個稱爲『質的裁軍』。暴露這種說法的謬妄，比使議員們聽而信服要便當多了。邱吉爾曾說：

外交大臣告訴我們，要把武器分爲進攻的與防禦的兩類是很困難的。這是當然的事，因爲每一種可以想得出的武器，幾乎都可以作進攻或防禦之用；可以供侵略者、也可以供侵略對象的無辜犧牲者的使用。爲使侵略者進行較爲困難起見，長距離大砲、坦克、和毒氣被歸入侵略武器凶惡的一類。但一九一四年德國進攻法國聲勢最盛時，並沒有使用任何以上的武器。長距離大砲被認爲是『一種進攻的武器』。大砲在要塞中是可以的，在此處它是善良的，具有和平的性質；但如果移往戰地，事實上在需要時，當然會把大砲移往戰地的，它就立刻變成惡劣的、有罪的、黷武的，和須置於文明的禁令之下。舉坦克爲例，德國於侵入法境以後，深溝固壘，在一兩年內有一百五十萬想恢復法國失土的英法士兵，死於德國鎗彈之下。德國

人靠了機關鎗的火力，守住在法國的陣地，坦克的發明即在於抵制機關鎗的火力，在驅逐敵人出境中節省了許多生命的喪亡。機關鎗是德國用以保持占有法國十三省的武器，而坦克則為協約國保全生命損失的工具，現在機關鎗顯然被視為善良的防禦的，而坦克則被列為受所有公平正直人士批評和痛罵的一類……

比較更確切的分類，毋寧規定凡武器在活動時具不分青紅皂白的性質，使用後不僅使戰線上的戰鬥員，也使遠離戰區男女老幼平民有死傷之虞者，置於禁止之列。末了邱翁第一次提出戰爭即將臨近的警告：

「德法軍力發生任何相等的情形，我都將引以為憾。凡認此為是，或甚至當做公平交易問題的人，完全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性。我要向那些希望德法軍備平等的人說，『你們希望戰爭麼？』就我個人而論，我竭誠希望終我之世或我子女的一生，不要發生這類等量齊觀的情形。這一番話，絕不是說對於德國人民的偉大品質，缺乏關注或敬慕之情，但我堅決認為，主張德法軍事地位應該平等的理由，如果一旦見諸事實，就將實際上使我們步近那幾乎無從衡量的大災禍了。」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英國空軍預算，表露出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黨和工黨，對於當前局勢的演變，同樣的完全缺乏瞭解，於是邱吉爾又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說：

「我遺憾的聽到次長宣布，我們祇是第五

等空軍強國，以及十年計劃再延期一年實施。聽到他誇稱空軍部在本年內沒有成立過一個新單位，使我引以為憂。事態的演變正在繼續使所有這些觀念成為笑柄，我們應該有良好的忠告，以更大的努力，集中於建設我們的空防。」

英國的輿論在所謂舉國一致政府之下，顯得越來越拋棄所有對德國的戒備。法國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備忘錄中準確的指出，凡爾賽和約中規定的一般保證，即繼德國片面裁軍之後，將實行普遍裁減軍備，並不是一種條約義務。除了時勢和環境外，它當然不是一種可以實施的義務。但他們的話沒有效果；而一九三二年出席裁軍會議的德國代表團，在鄭重提出要求取消對他們重整軍備權利的一切限制時，他們竟得到英國報紙有力的支持。泰晤士報稱之為『不平等的及時補救』；新政治家稱之為『無條件的承認國家平等的原則』。這等於說，應該准許七千萬德國人重行武裝，準備戰爭，而在最近一次可怕戰爭中獲勝的勝利者，不准提出任何的反對。這是勝利者與戰敗者間地位的平等；是人口三千五百萬的法國與人口幾乎倍於此數的德國間的平等！

德國要求武器平等

英國的態度壯了德國政府的膽，德國把這種態度，認為是由民主與議會的社會體制所造成的基本弱點和固有的墮落性，英國雖是諾狄克民族，也不能避免。德國人以整個希特勒民族運動為後盾，採取了一種倨傲的方針，七月中他們的

代表團收起文件，退出了裁軍會議。此後如何用甜言蜜語，使他們重行出席，成了勝利的協約國的主要政策。十一月，在英國嚴厲的和不斷的壓力之下，法國提出了名稱有欠公允的『赫里歐計劃』。計劃的要點，規定把所有歐洲國家的國防軍，改為短期服役而人數有一定限制的軍隊，承認各國地位平等，但不一定接受實力的平等；不過既然承認了地位的平等，則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不能不進而接受實力的平等。這使協約國政府得以向德國提議：『在可以保障所有各國安全的制度之下權利平等』。法國在若干幻想性質的保證之下，接受了這個有意義的公式。德國接受提議，同意重新參加會議。這件事被歌頌為有利和平的一個顯著的勝利。

英國政府受輿論的鼓勵，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提出了一個以其著者及提倡人為麥唐納的『麥唐納計劃』。它以接受法國人短期服務軍隊的觀念為出發點（在方案中規定服役期為八個月），並進而訂定各國軍隊的確切人數。法國的陸軍，應自平時編制的五十萬縮減至二十萬人，而德國應該擴大達到平等。德國此時的軍力，雖然還缺乏受過訓練的大量後備隊伍，因為這是祇有靠每年徵召一定數額的壯丁入役，繼續不斷才能供應的；但一部武裝的志願軍的人數，也許已經老早超出五十萬人了。從改裝或一部分改裝製造軍器的工廠方面，得到了許多最新式的武器。在大戰結束之時，法國也同英國一樣，存有大量的大砲，而德國軍隊所有的大砲，實際上都已經按照和約破成碎片。麥唐納為補救這種顯然

的不平等，提議把機動砲隊大砲的口徑限為一〇五公分或四・二英吋。現有口徑六吋以下的大砲仍得保留，但此後補充必須以四・二吋為限。英國的利益與法國的不同，直至一九三五年提議舉行新海軍會議止，它可以由維持和約中裁減德國海軍軍備而得保障。在協定期內，德國不准有軍用飛機，但協約國三國，應該把他們自己的空軍機數縮減為五百架。

邱爾對於這種對法軍的攻擊，和企圖使法德兩國成為平等之舉，極表痛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藉機在議會中發言：

「我懷疑此時強迫法國接受這個計劃是否得計，我不相信法國會表示同意。他們對於德國國內發生的情形以及若干隣國的態度，必定感到極大的關切。我多少年來在說，『謝謝上帝給了我們法國陸軍』，現在在這個喘息不安的月內，我敢說一定有許多人，會對自已作同樣的道白。在我們看到德國的情形，在我們以詫異和悲痛的心情目擊殘酷與黷武精神的叫囂作戰，毫無憐憫的虐待少數分子，取消文明社會尋常所有的保護，單是爲了種族的理由壓迫大量的個人——當我們看到所有這種情形，在世界天賦最好、最有學問、最科學和難得的國家之一發生時，一個人不由不引以爲幸的，就是在德國猖獗的凶暴情緒，除了向自己發洩以外，還沒有找到任何其他出路。在我看來，在像現在這一個時候，去要求法國把陸軍實力減少一半，同時德國則反將實力增加一倍，要求法國把

空軍實力削減一半，而德國空軍實力則維持原狀，這一種提議，至少在目前一定會被法國政府認爲多少有些不合時宜。計劃中所提出的陸軍及飛機數字，規定法國所有的飛機數，僅與意大利所將有的相等，可說完全沒有考慮到德國所有的任何空軍力量。

德國要求武器的平等，陸軍與海軍組織的平等，我們聽到說，『你不能使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長期處於劣勢的地位。別人有的東西，她們也非有不可』。對於這種意見我始終沒有同意過。這是一種所可提出的最危險的要求。生命是沒有永久的東西的，但所可斷言的，如果一方面德國自己的不公平仍未得矯正，仍抱持我們曾經痛苦地目擊過的那種心思，而一方面在軍事上對隣國取得完全的平等，則我們就將計日可待，捲入歐洲大戰的漩渦了。

……大戰後我們所聽到的理論之一，即德國將成爲具有議會制度的民主國家，可以給我們一種安全的保證。所有的民主制度，都已蕩然無存，現在你有的最嚴酷的獨裁政治。你有的是軍國主義和向各式各樣戰鬥精神的呼籲，包括自大學恢復決鬥起，至教育部長勸告在小學校充分採取鞭打止。你有了這種好戰的或善鬥的現象，也有了本院許多議員曾經說過的對猶太人的壓迫……

我現在放開德國，轉到法國。法國不僅是歐洲唯一僅存的偉大民主國家；而且我很高興的說，它也是歐洲軍力最強大的國家，

是許多國家和民族的聯盟制度領袖。法國是成爲新月形各小國的公正人和保護者。這些小國自比利時起，迂迴至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止，他們都惟法國馬首是瞻。當英國或任何其他強國採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國外交或軍事安全的步驟時，所有這些小國無不因震恐和憤怒，悚悚自危。他們怕那中央的保護勢力被削弱後，他們就將聽命受那龐大的條頓強國所支配了。」

一個人想到這些事實之難於置辯，也就不容易相信一個由高尙人士所組成的負責政府，以及結成一片支持他們的輿論，竟會有如此顛覆的行動。舒服的生活好像把他們的意志消沉盡了。邱爾說他特別記得他在下院中說到『謝謝天給了我們法國陸軍』時，院內各議員都表示出痛苦和討厭的神情。

但法國勇敢地堅持須待四年之後，再銷毀他們的重武器器材。英國政府接受了這個修正，但條件是法國須同意立即訂立一個明白規定銷毀他們大砲的協定，法國屈服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西門爵士對前幾星期中德國的改變立場埋怨一陣之後，在裁軍會議中提出了這樣的草案。結果不出所料，當年已任總理成爲德國主人的希特勒，早已於握權以後，在訓練場和工廠方面同樣作全國性大規模的擴張，自覺地位已十分穩固。對於向他提出的那些愚昧而好自用的提議，他甚至懶得予以理會。他以鄙夷不屑的姿態，命令德國政府一齊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這就是麥唐納計劃的命運。

英國愚昧法國荏弱

英國政府的這種愚昧和法國政府的這種荏弱，是很難找到比擬的，但他們在這個不幸的時期內，也完全映出他們議會的意見。反之，美國也逃不了歷史的批評。美國人專心一志於本身的問題，致力於自由社會的許多利益、活動和事變，只是張口擬視歐洲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以為全與他們無關。人數甚多的幹練而受過廣泛訓練的美國官員，雖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但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缺乏先見的隔岸觀火態度，似乎無顯著的影響。如果美國曾經使用了他們的影響，可能激發英法政治家，使之有所行動。國際聯盟過去雖已備受磨折，但仍不失為一個莊嚴的機構，可用以對抗新的希特勒戰爭的威脅，予以國際法上的制裁。可是在緊張狀態之下，美國人不過聳聳肩而已，因此不到幾年，他們就得向新大陸傾注鮮血和財富，以求自救而免危亡了。

所有這些，在二次大戰法國淪陷前，邱吉爾最後一次法國之行，在都爾目擊法國的苦難時，仍牢記於心；這也是為什麼提出單獨媾和的提議之時，邱翁祇說安慰之詞的理由。他引以為快的這種保證，現在已經履行了。

在一九三一年初邱翁部署停當，在美國作一次重大的演講旅行。在那裏遇到一次幾乎把命都送了的嚴重意外。十二月十三日，他在紐約訪晤巴洛渠的途中，車子停錯了一邊，他下車橫過第五街，當時沒有想到美國車行靠右的規矩，剛巧和歐洲相反，也不知道在英國那時尚未採用的紅燈

記號，結果發生了猛烈的碰撞。他受傷臥床兩個月。後在巴哈馬島的奈索城方始逐漸恢復，可以徐步而行。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進行了遍及美國全境共包括四次演講的旅行。白天整天睡在火車的車廂內，晚上向人數龐大的聽眾演說。就整個來說，這一次他認為是他畢生中所經過的最艱苦的時期；但他的體力經過相當時間便恢復原狀了。

同時在國內方面，英國的生活平靜地直向下坡路走。鮑爾溫在議會中，通過和支持了麥唐納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則。由新任印度事務大臣霍爾爵士把法案提出下院。西門委員會的報告被置諸不理，也沒有給議會辯論的機會。邱翁和其他約七十位保守黨分子，組織了一個叫『印度保衛聯盟』的團體，在四年之內，對於英國政府的印度政策超過西門委員會建議之時，盡力抗拒。他們把問題提出黨的會議，奮鬥到底，得到了很大的援助，有時比數很接近，不過常是少數。工黨對於印度問題，在議會中投票贊成政府，也如同在軍事問題中一樣，它成為前座兩席次（指政府黨與在野黨）之間的一個聯繫，工黨中絕大多數聯合反對邱翁的團體，並斥他們為『死硬派』。希特勒的勃興握取大權，納粹黨的取得支配全德國的地位，和德國軍力之迅速的積極的發展，更加深了邱翁和政府及國內各黨間的歧見。

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除了為大局擔心外，就個人而言邱翁是很愉快的時期，他由口授記成的文章維持生活，這些文章不僅盛行於英美兩國，也盛行於受到希特勒陰影威脅以前的歐洲十六國。他是一手來一手花，在這時期內他連

續著成了馬爾波洛公爵傳。他不斷考慮歐洲的局勢和德國重整軍備的問題。他大部分的時間住在查特威爾，在那裏他有許多自娛的地方。那裏的兩所小屋和寬廣的菜園牆壁，大部分由他親手築成，此外築成各種的假山、自來水裝置、和一個經過過而澄清的大游泳池，加熱後可用以補充捉摸不定的陽光。因此從早至晚，他沒有一刻沉悶和懶散的辰光，同他快樂的一家人在家中渡著安靜的生活。

邱翁在這些年裏，對牛津大學實驗哲學教授林特曼有了深切的認識，林特曼成為邱翁的老友。邱翁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之時，初次與林特曼相識，在戰爭中林特曼以舉行空中若干種試驗而著名，這些試驗，專為勇敢的駕駛員而設，用以克服那時幾乎有致命危險性的『扭旋駕駛』。自一九三二年後，他和邱翁較前更接近得多，他常常從牛津開了汽車到查特威爾與邱翁同住。在那裏有好多次談到許多危險的問題，常常談到深夜。在朋友中間，邱翁稱他為教授而不名。在現代戰爭的科學方面，尤其是防空問題，以及各種包括統計的問題，他成了邱翁的主要顧問。這種愉快的和饒有收穫的友誼，在整個戰爭期中仍繼續維持。

德國人士促膝傾談

邱翁的另一摯友為穆敦。一九一七年海格元帥挑選新經戰陣的青年軍官充實他自己的幕僚時，穆敦經人推薦，擔任戰隊監督。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戰鬥中，他曾指揮阿拉斯最前線的戰地砲隊



。賀致他向在書祕女的他，對派開裏室公辦在，日生歲十五過勒特希

除了軍事十字勳章外，他又有一個獨特的榮譽，他的心臟中過鎗彈，仍能安然無恙。一九一七年七月邱任軍火部長時，他常以總司令貴賓身分參觀前線，穆敦是總司令的親信副官，常奉命與邱同行，邱對這位卓越和勇敢的軍官，發生了極大的尊敬和友誼。一九一九年邱出任陸軍及空軍大臣，邱派他擔任情報工作，他一直做了好多年。他是邱的鄰居，距邱翁查特威爾的住處僅有數里之遙。他經呈准麥唐納首相許可以後，可以自由和邱談話，使邱熟知事變的內情。在當時以及未來戰爭中成為邱吉爾最親密的顧問之一，直至對德戰爭獲得最後勝利始止。

邱翁和威格拉姆也締結了友誼，那時威格拉姆是外交事務的中心人物。他在外交部中達

到高位，有資格對政策發表負責的言論，和使用他支配大權對外發生接觸。他是一個惹人歡喜和什麼都不怕的人，他的根據於深刻知識和研究而來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邱翁一樣明白的看出，可怕的危險已經日漸迫近英國，威格有比邱翁更為確實的資料。這種共同的認識，使他們趨於合作。威格拉姆和邱吉爾共同認定和加強對希特勒運動的見解。就邱一方面而言，其時邱翁在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已有許多的聯絡，使他得以送給威格相當數量的情報，使他作澈底而深刻的檢討。

自從一九三三年後，威格拉姆對於英國政府的政策及事態的演變深感憂慮。一方面他的上司對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他在外交部內的力量亦在增長中，他却一再的想到辭職。他的談話非常有力量而得體，凡是曾經和他有過重要事務接洽的人以及許多其他的人，對他的見解，都越來越加重視。

在這多年來，邱翁竟能在一個小圈子裏舉行徹底精確的討論，這對於他本人和他的國家都有重大的價值。邱翁和法國的若干部長以及法政府歷任元首，有過祕密的接觸。晨報著名社論撰者的哲嗣柯爾文，為新聞記事報駐柏林的訪員，他深入於德國政治之中，和德國若干重要軍人，以及認希特勒運動將招致國家劫難的獨立有資格的人士，發生性質極祕密的接觸。有若干德國重要人士，曾和邱翁促膝長談，向他傾吐他們內心的憤慨痛苦。其中大多數人，在戰時都被希特勒所處決了。在另一方面，邱翁可以查考和供給關於

英國整個空防局勢的資料。憑靠這種方式，使邱翁和許多閣員一樣熟悉時局的真相。邱從各方面所得的材料，尤其是由國外來源所得的，時時報告政府。邱和閣員及許多政府高級官員的個人關係，是密切而隨便的；邱雖常常批評他們，但他們之間仍維持同志的精神。他們有許多最秘密的技術資料，後來邱翁正式成為獲知的一員。從邱翁擔任政府高職的長期經驗，他也獲悉國家最珍貴的祕密。所有這些，使邱翁得以不憑報紙所載而確定和維持他的見解，雖則明眼人亦可從報紙上窺索出新的問題來。

失去唯一見面機會

在威斯特敏斯特，邱翁繼續提出印度與德國威脅的兩個主題，時常出席議會作警告的演說；這些引起注意的演說，却不幸沒有使濟濟一堂聽取演說、惶惑不安的兩院震醒，起而採取行動。關於德國危險問題，亦如印度問題一樣，邱翁在議會中找到一批友人共同合作，它的組成分子，與印度保衛同盟大不相同。奧斯汀·張伯倫、項恩、格里格爵士、溫特敦勳爵、勃拉庚、克洛夫特爵士，以及其他若干人士，組成了他們的圈子。他們經常聚首，盡量集中他們的資料。閣員們對於這一個由他們自己的擁護者和同事或上司所組成的並非敵視的重要團體，頗為重視。他們隨時可以引起議會的注意，和舉行正式的辯論。

這裏提一件邱吉爾個人的輕鬆的題外事件。一九三二年夏，爲了邱吉爾所著的馬爾波洛公爵傳之故，邱吉爾訪問公爵舊時作戰之地的荷

比和德國。他闖家連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一七〇五年馬爾波洛公爵著名的自荷蘭至多瑙河的長征路線，作愉快的旅行，在柯勃倫茲城渡過萊因河。一路經過這些美麗的區域，由一個古代名城至另一名城時，他問到關於希特勒運動的問題，發現這是每一德國人心目中的主要話題，他感受到一種希特勒的氣氛。在白倫海姆野地過了一天以後，他驅車至慕尼黑，在那裏儘量的玩了一星期。在里琪那旅館某一次的宴會中，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這位韓斯泰格爾先生談了一大堆關於希特勒的話，看光景他同「領袖」似乎有密切的關係。因爲他似乎是位很風趣的人，能操流利的英語，邱吉爾就邀他吃飯。他對於希特勒的活動和看法，作了一番有趣的報告，他說話之時好像着了魔似的。他也許是受命而來和邱吉爾接觸的，顯然他一心要博取邱吉爾的歡喜。飯吃完後，他到鋼琴邊彈奏和唱了許多歌曲，因爲技藝高明，使大家感到極愉快的享受。他似乎完全曉得邱吉爾所歡喜的英國歌曲，他是一位極工應酬功夫的人，而且當時大家知道他是「元首」寵愛的人。他說邱吉爾應該見見元首，而且再便當沒有。希特勒每天五點鐘光景要到旅館來，很願意和邱吉爾談談。

當時邱翁對希特勒並不存有什麼民族成見。關於希特勒的理論或行跡，邱翁只略有所聞，對於他的爲人，更全不知道。邱翁欽佩在國家戰敗中起立奮鬥的人，即使邱是站在他敵對的一面。如果他願意，他自然有做一個愛國的德國人的完全權利。邱翁曾說他一向要求英國、德國、和法

國人結成友誼。不過在他和韓斯泰格爾的談話中，他隨便說起，「你們的領袖爲什麼對猶太人這樣痛恨？憤恨曾經幹下了壞事或反對祖國的猶太人，是我能完全瞭解的；如果他們想在生活的任何方面獨佔大權，因而加以抵制，也是我所瞭解的；但祇是爲了一個人的出生，便加以反對，這是什麼意思呢？任何人對於自己的出生，怎麼能自己作主呢？」韓曾把邱翁這番話覆告了希特勒，於是到第二天的中午，韓便帶着很嚴重的神氣趕到邱翁處，告訴邱翁那天下午希特勒不能到旅館來，所以向邱翁說好的約見一事只得作罷。這就是邱翁最後一次看見「普齊」（他的親暱名稱）。以後從此不再見面，雖則邱翁和韓在旅館繼續住了幾天。希特勒失去了他和邱翁見面的唯一機會。以後他大權在握，曾幾次邀請過邱吉爾，但那時已經時易世變，所以邱吉爾都藉故推却了。

市郊花園住宅房屋出租，

請電七二四八〇本誌讀

者服務部趙小姐洽。